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抱朴

子外篇校

箋

下

新編諸子集成

抱朴子外篇校箋

下

楊明照撰

中華書局

抱朴子外篇校箋目錄

譏惑卷二十六	一
刺驕卷二十七	二
百里卷二十八	四九
接疏卷二十九	六〇
鈞世卷三十	六五
省煩卷三十一	八〇
尚博卷三十二	九八
漢過卷三十三	一二
吳失卷三十四	一四〇
安堵卷三十五	一七三

安貧卷三十六	一九八
仁明卷三十七	二二〇
博喻卷三十八	二三七
廣譬卷三十九	三二〇
辭義卷四十	三九二
循本卷四十一	四〇一
應嘲卷四十二	四〇六
喻蔽卷四十三	四二三
百家卷四十四	四四一
文行卷四十五	四四五

正郭卷四十六…………… 四四九

彈欄卷四十七…………… 四七九

詰鮑卷四十八…………… 四九三

知止窮達重言卷四十九…………… 五八六

自敘卷五十…………… 六四四

附錄…………… 七三三

抱朴子外篇校箋卷之二十六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一〕。羽族或能應對焉〔二〕，毛宗或有知言焉〔三〕，于獲識往〔四〕，歸終知來〔五〕，玄禽解陰陽〔六〕，蛇螳遠泉流〔七〕，著龜無以過焉〔八〕，甘、石不能勝焉〔九〕。夫唯無禮，不廁貴性〔一〇〕。」

〔一〕澄濁剖判，已見君道篇「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兩句箋。庶物，萬物。易繫辭下：「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二〕禮記曲禮上：「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山海經西山經：「（黃山）有鳥焉，其狀如鴉，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郭注：「鸚鵡舌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兩。」扶南徼外出五色者，亦有純赤白者，大如雁也。」淮南子說山：「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言〕。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高注：「鸚鵡，鳥名。出於蜀郡，赤喙者是。」

其色縹綠。能效人言。長，主也。得其言者，知效人言也。不知所以長言，教令之言也。故曰不得其所以言。」

說文鳥部：「鸚，鸚鵡，能言鳥也。从鳥，嬰聲。鸚，鸚鵡也。从鳥，母聲。」段注：「曲禮釋文：「嬰，本或作鸚。母，

本或作鸚，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按裴松之引江表傳曰：恪呼殿前鳥為白頭翁，張昭欲使恪復求白頭母，恪

亦以鳥名鸚母未有鸚父相難。」（見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注〔段係意引〕）此陸氏所謂茂后反也。據此知彼時作母、作鸚，不作鵲。……釋文當云：「母，本或作鸚，古茂后反，今作鵲，音武。乃合。」爾雅釋鳥：「二足而羽謂之禽。」後漢書班彪傳下：「（班固典引）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三〕禮記曲禮上：「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釋文：「禽獸，盧（植）本作「走獸」。」爾雅釋獸：「猩猩，小而好啼。」周書王會：「郝郭生生（郭璞山海經注引作「鄭郭狴狴」）若黃狗，人面能言。」山海經海內南經：「狴狴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郭注：「或作「猩猩」，字同耳。」荀子非相：「今夫狴狴形笑〔相〕，亦二足而〔無〕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藪。」楊注：「狴狴獸，似人而能言。」宋均春秋說題辭注：「猩猩言說人善惡。」（太平御覽九百八引）爾雅釋鳥：「四足而毛謂之獸。」典引：「肉角馴毛宗於外圍。」

〔四〕于獲識往，未詳。（爾雅釋獸：「獲父，善顧。」郭注：「猓獲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獲〔獲〕持人，好顧盼。」說文犬部：「獲，大母猴也。善攫持人，好顧盼。从犬，鬣聲。」爾雅曰：「獲父，善顧。」）（依段校）呂氏春秋察傳：「獲似母猴。」諸書皆未言獲能識往，當非稚川所指。（淮南子汜論：「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注：「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高誘受經盧植，此引作「走獸」，用其師所傳本也。（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淮南萬畢術：「猩猩知往。」（藝文類聚九五、太平御覽九百八引）郭璞猩猩贊：「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御覽作「獼」），號音若嬰（御覽作「嬰」是）。自然知往，頗識（御覽作「測」）物情。」（類聚九五、御覽九百八引）是古又有猩猩識往傳說，聊備錄之。

〔五〕淮南萬畢術：「歸終知來。」注：「歸終，神獸。」（藝文類聚九五、太平御覽九百八引）內篇對俗：「終歸知往。」「終歸」二字誤倒，當據敦煌寫本、淮南萬畢術及此文正之。「往」與「來」不同，蓋傳聞有異。

〔六〕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鳥至。」鄭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又：「仲秋之月……玄鳥歸。」鄭注：「歸，謂去蟄也。」左傳昭公十七年：「玄鳥氏司分者也。」杜注：「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解陰陽，謂知節氣變化。

〔七〕詩幽風東山：「鸛鳴于垤。」毛傳：「垤，螳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正義：「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螳避溼而上塚。」杜注：外漢書翼奉傳：「奏封事」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論衡變動：「故天且雨，螻蟻徙……。」……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易林震之蹇：「蟻封戶穴，大雨將集。」文選張華情詩：「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呂向曰：「巢居，鳥也。穴處，蟲也。言蟲鳥豫知風雨，由其久處巢穴，習性所知。」「她」，「蛇」之俗體。「螳」，「蟻」本字。「遠」，讀去聲。廣韻二十五願：「遠，離也。」遠泉流，謂離去泉流。王廣恕謂「遠」疑作「達」，非是。

〔八〕易繫辭上：「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正義：「謂天生蓍龜，聖人法則之，以爲卜筮也。」蓍草與龜甲，皆古時卜筮用具。

〔九〕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魏，石申。」集解：「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正義：「七錄云：『甘公，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又：「七錄云：『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漢書藝文志數術略：「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

〔一〇〕無禮，指禽獸。禮記曲禮上：「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鄭注：「聚，猶共也。鹿牝曰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荀子非相：「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貴性，謂人。孝經聖治章：「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荀子王制：「人

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者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數：「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鹽鐵論刑德：「凡生之物，莫貴於人。」

「厥初遂古」^(一)，民無階級^(二)，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三)，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四)；教以盤旋^(五)，訓以揖讓^(六)，立則罄折，拱則抱鼓^(七)，趨步升降之節^(八)，瞻視接對之容^(九)，至於三千^(一〇)。蓋檢溢之隄防^(一一)，人理之所急也。

〔一〕詩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文選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悠悠太上，民之厥初。」劉良曰：「言太上生人〔民〕之始。」後漢書班彪傳下：「〔典引〕伊考自遂古。」李注：「遂古，猶遠古也。」楚詞（天問）曰：「遂（今本作「遂」）古之初。」（文選典引作「遂古」）

〔二〕管子君臣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商子君臣：「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節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新語道基：「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新書階級：「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潛夫論班祿：「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有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祿其爵位，公私達其等級。」是此文之階級，謂君臣上下之等級也。

〔三〕易繫辭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韓非子五蠹：「上古之

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新語道基：「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城。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淮南子汜論：「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蠱毒，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

〔四〕禮數、等威，已見行品篇「忘等威之異數」句箋。

〔五〕盤旋，亦見行品篇「盤旋成規矩」句箋。

〔六〕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以詔者，以禮告王。……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說文手部：「揖，攘也。」段注：「此與下文「攘，推也」相聯爲文。」鄭禮注（儀禮鄉飲酒禮注）云：「推手曰揖。」凡拱其手使前曰揖。凡推手小下之爲土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爲時揖也。」又：「攘，推也。」段注：「推手使前也。古推讓字如此作。」禮記樂記：「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鄭注：「至猶達也，行也。」白虎通德論禮樂：「禮所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也。揖讓則不爭。……屈己敬人，君子之心。」漢書禮樂志：「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顏注：「攘，古讓字。」

〔七〕禮記曲禮下：「立則磬折垂佩。」正義：「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韓詩外傳一：「立則磬折，拱則抱鼓。」新書容經：「立容，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春秋繁露五行相

生：「司寇尚禮，……立而罄折，拱則抱鼓。」說苑修文：「書（洪範）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立則罄折，拱則抱鼓。其以人君朝，尊以嚴；其以人宗廟，敬以忠；其以人鄉曲，和以順；其以人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罄」、「罄」古多通用。

〔八〕禮記曲禮上：「帷薄之外不趨（鄭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人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注：「志重玉也。」），堂上接武（注：「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蹠之。中人迹尺二寸。」），堂下布武（注：「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蹠。」），室中不翔（注：「又爲迫也。行而張拱曰翔。」）。新書容經：「行容：行以微罄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趨容：趨以微罄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釋名釋姿容：「徐行曰步。步，捕也，如有所伺捕，務安詳也。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是趨步就疾徐言。禮記樂記：「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又仲尼燕居：「升降酌獻酬酢。」大戴禮記保傅：「升降揖讓無容。」（新書傅職「升降」作「登降」，義同。）管子小匡：「管子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淮南子齊俗：「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又諺言：「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漢書韓延壽傳：「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儀禮士喪禮「升降自西階以東」，又既夕禮「升降自西階」，禮記曲禮上「升降不由阼階」，又喪服大記「升降者自西階」等，皆專指行喪禮時之升降階而言，故未具列。）是升降就上下言。

〔九〕禮記曲禮上：「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又：「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鄭注：「爲遠視不察，有所問。」又：「人戶奉扃，視瞻毋回。」鄭注：「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扃，敬也。」又：「坐

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鄭注：「執，猶守也。僂，猶暫也，非類雜。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又：「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鄭注：「不敢錯亂尊者之言。」又：「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又下：「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鄭注：「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論語堯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皇疏：「尊其瞻視者，瞻視無回邪也。」中論法象：「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

〔一〇〕禮記禮器：「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鄭注：「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又中庸：「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正義：「威儀三千者，卽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

〔一一〕隄防，已見崇教篇「堅隄防以備決」句箋。

「故儼若冠於曲禮〔一〕，望貌首於五事〔二〕，出門有見賓之肅〔三〕，閑居有敬獨之戒〔四〕。顏生整儀於宵浴〔五〕，仲由臨命而結纓〔六〕。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治民〔七〕，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八〕。人之棄禮，雖猶覲然〔九〕，而禍敗之階也〔一〇〕。」

〔一〕禮記曲禮上：「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鄭注：「禮主於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

〔二〕書洪範：「二，五事：一曰貌。」孔傳：「（貌）容儀。」

〔三〕論語顏淵：「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集解引孔安國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皇疏：「言若行出門，恒起恭敬如見大賓。見大賓，必起敬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仁之則也。」

〔四〕禮記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又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文子精誠：「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淮南子繆稱：「周公不（不字據王念孫說補）慚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荀子不苟：「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楊注：「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顏生，顏回。古連珠：「周公不以夜行而慚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楊慎韻藻一東注引。劉子慎獨：「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唐子：「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昧易容。」（意林五引）

〔六〕仲由臨命結纓，已見嘉遯篇「仲由投命而蒞醢」句箋。

〔七〕禮記經解：「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廣要道章同）

〔八〕王廣恕曰：「（必）疑作「立」。照按：王說是。

〔九〕國語越語下：「范蠡曰：『……余雖視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視，面目之貌也。」

〔10〕按：「階」之上或下疑脫一字。上「然枯糜可必待也」句可證。

「魯秉周禮，暴兵不加〔一〕。魏式干木，銳寇旋旆〔二〕。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三〕。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四〕。豈非棄二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五〕！矧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積教沮，抑斷之儀廢〔六〕，簡脫之俗成〔七〕。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八〕，庸民遭道網之絕素〔九〕，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

〔一〕左傳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桓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二〕魏式干木，銳寇旋旆。已見逸民篇「軾陋巷以退秦兵者」句箋。「式」、「軾」古通用不別。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杜注：「旆，大旗也。」

〔三〕荀子議兵：「楚人較革犀兕以爲甲，輪如金石，宛鉅鐵鉞，慘如蠶蠶，輕利僂邀，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躡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楊注：「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又見商子弱民、韓詩外傳四、史記禮書「淮南子兵略小異」）說文肉部：「脆，小更易斷也。」廣雅釋詁一：「脆，弱也。」

〔四〕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杜注：『殽在弘農澗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注：『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又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人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呂氏春秋悔過、淮南子道應、史記秦紀又晉世家所敘互有詳略）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穀梁傳「隻輪」作「倚輪」）詩齊風東方未明：「折柳樊圃。」毛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樊圃，無益於禁矣。」

〔五〕荀子禮論：「禮有二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楊注：「類，種。偏亡，謂闕一也。」史記禮書正義：「惡，音烏。」根柢，猶根本。說文木部：「柢，木根也。」

〔六〕抑斷之儀，已見行品篇「無抑斷之威儀」句箋。

〔七〕呂氏春秋驕恣：「自驕則簡士。」高注：「簡，傲也。」（羣書治要三九引注作「簡，賤。」）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無禮則脫。」杜注：「脫，易也。」（國語周語中韋注：「脫，簡脫也。」）

〔八〕蒼頡篇：「蚩，侮也。」（文選西京賦「蚩眩邊鄙」李注引）又：「相輕侮也。」（一切經音義十七引）廣雅釋詁三：「蚩，輕也。」文選文賦：「或受吹於拙目。」李注：「吹，笑也。」吹與「蚩」同。對「蚩」之解釋雖各不相同，其含義爲不尊重則一。莊子庚桑楚：「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釋文引司馬彪云：「役，學徒弟子也。」列子仲尼：「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張注：「役，猶弟子。」韓非子顯學：「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是單詞曰役，複詞曰徒役，皆謂學者弟子也。蚩役，泛指士類不受尊重。

〔九〕按：「網」，疑「綱」之誤。道，儒道（本書屢言儒道）。「道綱」之「綱」，與文選揚雄劇秦美新「王綱弛而未張」、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序「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二「綱」字，含義並同。作「網」既與文意不合，下句「網魚」之「網」亦嫌重出矣。書盤庚上：「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孔傳：「紊，亂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正義：「紊是絲，亂故爲亂也。」道綱絕紊，猶言儒學式微。

「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一〕，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二〕，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三〕。余寔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四〕！誠以爲不急耳。」

〔一〕王國維曰：「財」，通「裁」。照按：王說是。易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苟（爽）作裁。」禮記喪大記：「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鄭注：「裁，猶制也。字或爲財。」是「財」、「裁」相通之證。

〔二〕玉篇放部：「放，又甫往切，效也。」廣韻二十六效：「效，具也，學也，……効，俗。」

〔三〕東觀漢記馬廖傳：「（上表）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後漢書馬廖傳：「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謝承後漢書同）（太平御覽卷四九五引）」

〔四〕論語子罕：「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上國衆事〔一〕，所以勝江表者多〔二〕，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三〕。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

〔一〕上國，已見審舉篇「亦未謝上國也」句箋。

〔二〕江表，亦見審舉篇「江表雖遠」句箋。

〔三〕禮記曲禮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禮，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鄭注：「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桑梓，已

見審舉篇「桑梓議主」句箋。

「吳之善書，則有皇象〔一〕、劉纂〔二〕、岑伯然、朱季平〔三〕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四〕、胡孔明〔五〕、張芝〔六〕、索靖〔七〕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八〕，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九〕，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一〇〕，此猶其小者耳。」

〔一〕吳錄：「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後漢書文苑下：「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甫恨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三國志吳書趙達傳裴注引）抱朴子內篇辨問：「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書斷中：「吳皇象……工章草，師於杜度。先是有張子並，於時有陳良輔，並稱能書。然陳恨瘦，張恨峻。休明斟酌其間，甚得其妙，與嚴武等稱八絕（八絕見趙達傳裴注引吳錄），世謂「沈著痛快」，抱朴云「書聖者皇象」。……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

〔二〕三國志吳書妃嬪步夫人傳：「生二女……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裴注引（胡冲）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劉纂爲車騎，見孫峻傳。）纂之書法未詳。

〔三〕岑伯然、朱季平，其人其書均未詳。

〔四〕中州，已見審舉篇「惟以其土字補於中州」句箋。三國志魏書鍾繇傳：「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王僧虔論書：「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太平御覽七四八引）袁昂古今書評：「鍾繇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希密，實亦難過。」書斷中：「鍾繇……尤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尤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矣。點畫之間，多有異趣。雖神明不備，可謂幽深無際，而古雅有餘。秦、漢已來，一人而已。」

〔五〕三國志魏書管寧傳：「潁川胡昭，字孔明，……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覲、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晉書衛恒傳：「（四體書勢）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又荀勗傳：「（勗）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